

## 编者寄语

《千年古镇蒿店》，说到蒿店，必然要说萧关。史学家司马迁、班彪，地理学家郦道元，出使西域的张骞，诗人王维等等，一长串响彻史册的名字，在蒿店古镇划过。历代诗人描写萧关的诗句也是一长串：王维的“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”“遥知汉使萧关外，愁见孤城落日边”；卢照邻的“回中道路险，萧关烽堠多”。岑参的“凉秋八月萧关道，北风吹断天山草”……

《盐池故事》，让人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恍惚感。当年的金戈铁马、古堡要塞化为一个个符号。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，都曾在这片土地上鲜活的存在，如今却只能遥想缅怀。所有的过往都有所昭示，所有的努力都有其意义。

《麦子熟了》，麦田是大地谱写的诗，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麦子成熟的季节，田里的风景与往日格外不同。一片片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，麦子整齐地排列着，身姿挺拔，像等待检阅的威武的士兵，长长的饱满的麦穗预示着好收成。农人们很忙，但只要有点空闲，他们就喜欢来麦田里看看，一遍遍地欣赏自己的杰作，是满满的成就感。

《海棠为何无香》，赏海棠，竟觉此花无香是好事。何必用香味去证明自己，在喧闹中惹人嫉妒惹人厌呢？海棠无香，如人处世，张扬的外表只是为迎合俗世的眼光，而它内心的香其实是无人人知的。

《登贺兰山》《水墨星海湖》，展现一幅幅塞上美景图；《一场风雨》，一滴雨给燃烧的文字降温，风雨弹奏着长调，此刻，和文字一起变得温润。

忙碌的日子里，我们需要从文化根系中汲取生命养分。

文化的根系，以温柔而深邃的脉络，编织文字之旅：

生命养分，是情感的共鸣与碰撞；

二者相互作用，形成智慧的织锦。

这些根系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与沉淀，更是心灵深处情感与智慧的结晶；

段段织锦，让后来者在触摸与凝视中，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共鸣。

这些根系，是情感的纽带。无论是过往的历史遗存，还是传统节日里的温馨习俗，或是今时今日的快速的发展，都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，对家人朋友的深情厚谊。

这些足迹，如同一条条细线，将人们紧紧相连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文化深处的温暖与力量。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重获归属感，让心灵得以栖息。

## 且听风吟

## 登贺兰山

□ 李占彦

高峻大山须仰望，  
险峰危耸入云端。  
深崖迤迤通泉冽，  
绝顶峥嵘幽翠寒。  
老我风尘无可洗，  
陶然天籁与君观。  
人生百载不如意，  
放下浮名心自安。

## 唐多令·水墨星海湖

□ 李建敏

碧水荡轻舟，轻风拂柳头。望湖中、鸥鹭飞悠。半倚廊桥荷影动，春光美、客如流。  
日落月银勾，一池烟暮稠。贺兰山、放眼难收。墨笔丹青留画卷。夕阳下、醉心柔。

## 等一场风雨

□ 凌宇

太阳花静默无语  
窗外风云交织  
裹挟着心事

这是期待已久的时刻  
闹铃响起  
公交车抵达的时刻越来越近

雨声破窗而入  
我迫不及待抓住一滴雨  
给燃烧的文字降温

风雨弹奏着长调  
此刻  
我和文字一起变得温润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: nxrlb@126.com

## N岁月

## 千年古镇蒿店

□ 何富贵

在一次西海固文化艺术研讨会上，笔者之一何富成在发言中说：“我是在驼铃声中长大的。”——语惊四座，大家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笔者，意思是说，西海固是个不养骆驼的地方，哪里来的驼铃声？当何富成把自己的家乡细细介绍了以后，大家明白了。

我们的家乡蒿店，现为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。蒿店是千年古镇，据《旧唐书本纪德宗》载：（贞元）七年三月甲子，泾原（今泾源县）节度使刘昌筑胡谷堡，改名彰义堡。堡在平凉西三十五里，亦御戎之要。平凉古城在今平凉市安国镇，按此距离，唐德宗贞元七年，即公元前791年3月，泾原节度使刘昌所筑胡谷堡位于今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，北宋改名山河寨，金代沿用此名，明清时设为驿站，1912年设镇，改名为蒿店镇，隶属甘肃平凉地区，1949年8月成立蒿店区政府（第一任区长何生荣是我们的姥爷，我们的爷爷和姥爷都姓何），1958年改为蒿店人民公社，隶属固原县管辖，1980年成立蒿店乡政府，2003年划入泾源县，2005年撤乡为村，并入六盘山镇。至于蒿店之名始于何时，因无文字记载，无法考证。“亦御戎之要”指的是萧关古道上的弹箜峡（三关口），在蒿店境内，距蒿店镇中心约2.5公里，即“萧关锁钥”“九塞咽喉”之所在，据地理学家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泾水经都卢山，山路之内，常有如弹箜之声，行者闻之歌舞而去……都卢山是六盘山余脉一段，弹箜峡就是三关口，弹箜之声其实是峡谷两边峭壁上流下的水滴发出的“叮咚”之声。虽然蒿店镇设立于1912年，至今才112年，但她的前身胡谷堡筑于791年，距今1200多年了，千年沧桑，作为萧关边防重镇的蒿店，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与战争洗礼！至今，刻有“蒿店镇”3个字的城门楼依然威严地矗立在我们家乡，见证着千年古镇的历史沧桑，成为蒿店地标性的古建筑。

说蒿店，必然要说萧关，关于萧关古道到底在哪里，近年来有许多区内外专家学者著文追溯、考证，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：从大概位置说，

## N丰收

## 麦子熟了

□ 邓迎雪

进入五月，大田里的麦子就一天一个样了。

麦子的青色渐渐褪去了，植株开始泛黄。微风吹来，金黄色的麦浪翻起细波，沉甸甸的麦穗摇曳生姿，空气里流淌着庄稼快要成熟时的香气。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麦子成熟的季节，田里的风景与往日格外不同。一片片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，麦子整齐地排列着，身姿挺拔，像等待检阅的威武的士兵，长长的饱满的麦穗预示着今年又是好收成。

这时候，麦田里的稻草人开始隆重登场，稻草人戴着破旧的草帽，身上的衣衫在暖风里飘动，蝴蝶飞累了就停在稻草人身上休息，贪食的鸟雀有些胆小，不敢在它周围停留。

杏园里，杏子好像跟麦子商量好似的，一树木的果子慢慢变成橙黄。这种叫麦黄杏的肥美的果子，酸甜可口，味美多汁。麦子熟的时候，它也成熟了。

农人们极爱惜土地，麦田的田埂上都种上了绿莹莹的豌豆，麦子飘香的季节，豌豆也可以吃了。剥一枚鼓腾腾的豆荚尝尝，清甜的豌豆香气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时的豌豆是乡下孩子们的最爱，可以媲美超市里任何的零食了。

这时的打碗碗花也不甘寂寞，粉红的小花秀丽可爱，在田间地头袅袅地开着，给大地绣上了一片片、一丛丛的花朵。田边的树荫下，几个打猪草的小孩正坐在那里玩耍，筐子里的草已填满了，

孩子们可以放心地玩了，玩的也不是什么高级玩具，就是地头的小石子、草叶，但在乡下孩子的手中总是能玩出花样来。

农人们都很忙，但只要有点空闲，他们就喜欢来麦田里看看，一遍遍地欣赏自己的杰作，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成就感。摘下几支麦穗在粗大的手掌里搓开，粒粒都是饱满晶莹、透着好闻的麦香，农人把麦仁塞进嘴巴里，吃着麦仁，脸上荡漾起微笑。他们看看麦子再看看天，期盼最近不要下雨，过了小满，麦子还有最后的成熟冲刺期，晴好的天气利于麦子成熟。

麦收前的季节，农人们都抓紧把地里的杂活忙完了，油菜荚一变白，就该收获了，农人们割了油菜，紧接着就是晾晒，颗粒归仓。大蒜也该收了，农人们也在抓紧刨着大蒜。地空下来了，农人们又抓紧种上青菜或者玉米，麦田里有些心急的农人已开始在麦地里种植玉米，季节不等人，早种一天就早收获一天。

过不了几天就要收割麦子了，村里的收割机已提前进入“战备状态”，收割麦子要抢收快打，不能有丝毫的拖延。农人们的家里也早就就腌好了咸蛋，冰箱里存了不少买来的肉，收麦时没有空闲时间，又消耗体力，准备好充足的食物，才有充足的体力。

一年四季，收麦是件大事，麦子熟了，是农人付出汗水的回报，也是季节的美好馈赠。

## N足迹

## 盐池故事

□ 白云峰

驼队车队整装出发，把盐运到各地去贩卖。驼铃悠扬，成为古镇不变风景。无论来的还是走的，无论行商还是坐商，心里都充满了希望。无论朝代怎么更替，盐总是要吃的。谁也不怀疑这样的繁华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古镇也会一直存在下去。

然而，1920年的一场大地震，让这一切戛然而止。作为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的震中，盐池村所承受的力量远非他处可比。那些旧日的楼阁庭院，在12级烈度的巨震面前，脆弱得如同豆腐块一般毫无支撑之力。房倒了，城墙塌了，古镇化为乌有，偌大的盐湖被向北推移了一公里。田间的地埂被生撕开错位10余米。家家有死人，户户闻哭声，许多人家整户灭绝，惨不忍睹。旧日繁华付诸尘土，盐池从此一蹶不振。

幸好还有盐可晒。幸存的人们依靠盐湖，逐渐缓过气来，盐池也渐渐有了生气。只不过规模已经大不如前。随着公路、铁路的发展，青海堆积如山的食盐源源不断地涌向全国各地。盐池

毡铺、竹篾箩筛铺、银匠铺、铁匠铺、铜匠铺、裁缝铺、典当铺、皮革鞣制加工铺、马车配件铺、染布坊、油坊、水磨坊、兽医站、中药材店、牲畜交易市场等，有十几家车马店。镇上有兰家、潘家、梁家、马家、秦家、郭家、天货场共7家骆驼场子，仅水磨坊就有8座、菜园子6家、植货铺20多家、饭馆30多家、商铺近百家。发源于六盘山的泾河泾经蒿店，每天晚上到泾河饮水的牲口多达两三百头，城门楼洞口巷子里骡马蹄声彻夜不断，繁华程度由此可见。

当时蒿店林草业及山货的丰盛，不仅有力地满足了丝绸之路商贾的生活需求，也是养活穷人的途径，只要你稍微勤快一点，进山打捆柴割捆草就能换钱养家糊口，我们的祖先就是听说蒿店能养活人才从外地投奔而来，在这里安家落户的，我们弟兄几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卖给骆驼场、车马店的柴草不计其数。1961年5月31日，25岁的宁夏日报记者王庆同到蒿店公社采访农民搞副业（山货）的情况，蒿店大队第一生产队长何建堂（我的父亲）接受了他的采访（见王庆同著作《我的宁夏时光》），由此可见蒿店森林资源的丰富和在区内外的影响力。

蒿店镇上回汉杂居，有哈、爨、摆、沙、冶、秦、咸、兰、海、雒、禹、母、喇、姬、马、任等姓氏回族130多户，490多人，回族群众多，喝“花儿”的人也多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蒿店就有20多位出众的男女“花儿”歌手，其中妥玉梅、咸冬梅、秦腊梅、哈芳梅、马红梅五位女“花儿”歌手最为有名，时称“五朵梅”，因为参加过当时西海固地区举行的“花儿”聚会，声名在外。

“五朵梅”中，马红梅年龄最小，也最出众，她是青海省大通县苏家堡中岭村人，在蒿店镇上经营饭馆兼营车马店。1938年4月下旬，为了开展大西北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，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宣传鼓动，唤醒民众抗日救国，支援抗日前线，24岁的王洛宾和作家萧军、戏剧家塞克、舞台灯光师朱星南及妻子洛娜一行5人，沿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准备到新疆开展工作，途经蒿店古镇

时，天气连降暴雨，泾河猛涨，冲毁萧关咽喉——三关口道路，人、车无法通行，商旅全部被阻，无奈他们只好滞留古镇车马店。这样，世人皆知的王洛宾和“五朵梅”（马红梅）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。86年过去了，我们无法考证马红梅当年喝了什么内容的花儿，喝了多少首，是用怎样的腔调征服了年轻的王洛宾，竟然使他因此而改变了人生的追求去向。1986年，王洛宾在他的《万朵“花儿”永世飘香》一文中回忆：“40多年前，我来西北的途中，遇到连天阴雨，在六盘山下一个车马店里住了3天，欣赏到车马店女主人唱的‘花儿’；‘多么迷人醉心的歌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，那逶迤动听的旋律，口头文学的朴实，句句沁入了人心，原来车马店女主人是六盘山下有名的‘花儿’歌手——五朵梅”；“这段因缘使我逐渐放弃了对西洋音乐的向往，投入了民歌的海洋”；“从此，我在民歌中汲取了生命的营养，那首浓郁芬芳的‘花儿’的确是我一生的转折点”。

随着汽车时代的渐渐到来，丝绸之路上骆驼队马车的身影渐行渐远，蒿店古镇的繁华开始走向没落。上世纪70年代始，固原县水泥厂和固原地区水泥厂相继建在蒿店境内，两厂数百名工人家属的生活需求使蒿店集市一度繁荣20多年。如今，为了青山绿水，两厂早已关停，大移民政策又将近6000村民搬迁出去，曾经的丝绸边防重镇已缩小成村，长期定居的村民也就千人左右了。风华已逝，人至暮年，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，蒿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，更不可抹杀。文章在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再赘述两件事作为“豹尾”：1996年7月16日，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工程——宝中铁路正式通车，铁路设计师像孙悟空一样，在蒿店画了一个大大的圆，将蒿店村完美地圈在里面，维护了古镇最后的颜面，成为宝中铁路线上的独特风景，也成为铁路建设史上少有的设计杰作。2024年3月，国务院公布了第六批全国古村落名录，宁夏有20个村榜上有名，蒿店村赫然在列。

## N灵犀

走到公园外边的时候，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。

一进公园，便看到一株比胭脂还红、比玫瑰还雅的海棠，就像一位美丽的红衣仙女，那红红的花瓣比仙子的红纱还轻，比水还嫩。一阵风吹过，海棠随风挪动着身姿，晃悠悠之间，海棠的美便住进了我的记忆里。朝前走几步，是一株粉色的海棠。粉海棠和红梅，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幅古代美女的容颜。

我不懂海棠如此之美，却为何无香。

朋友就为我讲了一个传说，说海棠原本养在广寒宫里，花神玉女想瞒着王母娘娘把海棠搬走，却被发现了，打落到了凡间，海棠在打落途中失去了香味。我当然不信这种说法，传说只是故事，逗人一笑罢了。

我查了一下，书上说没有香味的花很多，植物的开花是为了繁衍后代，植物开花后，可通过风和昆虫传粉授精，然后结果。海棠花已经有了鲜艳的颜色和蜜腺，所以就不必再有香味了。

走在公园的小径上，海棠的花瓣就像细细密密的雨丝，不停地落在肩膀、脚下，是真正的花瓣雨。“一场有颜色的雨，浩荡，美了起来了，然后飘落，落红铺满了地面，馨香和美成河……”海棠为美而生，含苞、绽放、凋零透着一种美。含苞的娇羞，绽放的艳丽，凋零的凄美，都是海棠精神的象征。诗句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来衬托海棠的美，竟也不错。

赏海棠，竟觉此花无香是好事。何必用香味去证明自己，在喧闹中惹人嫉妒惹人厌呢？海棠无香，如人处世，张扬的外表只是为迎合俗世的眼光，而它内心的香其实是无人人知的。

也许是这里的人怀旧，也许是上天要成就盐池村，这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存，竟然完整保留了下来。时过境迁，乡村旅游的热潮兴起，盐池人利用这独一无二的资源，开始打造他们的新篇章。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精心打造下，盐池游逐渐成为海原周边旅游的一个亮点。

行走在盐池村，让人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恍惚感。当年的金戈铁马、古堡要塞化为一个个符号。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，都曾在这片土地上鲜活的存在，如今却只能遥想缅怀。也许，所有的过往都有所昭示，所有的努力都有其意义。虽然时间和灾难曾摧毁一切，但他们来过、努力过，这就足够了。作为后来人，除了汲取历史的教训，我们还应对他们保持足够的敬畏。他们曾经创造了那样的辉煌，也曾承受了那样深重的苦难，当这一切最终以遗迹的方式呈现在面前，谁的心中不会兴起万般感慨呢？盐池村，把它的一切都刻在了时间之轴上，我们不妨也踏上这时间之轴，去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。

驼铃、车队已随历史远去。新修的海平高速公路如玉带舒卷，依村而过。未来的盐池村将成为甘肃两省群众来往兰州的重要节点，旅客纷至沓来指日可待。新的图景正在缓缓展开，盐池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## 海棠为何无香

□ 梁秋红



童趣

周思聪